

[韩译汉]过程中“致使力类型转换”之分析及其教学 启示*

——以韩语派生致使动词为例

推路宽**

目 录

1. 引言
2. 致使力的类型及其语言表现形式
 - 1) 具体性致使力
 - 2) 抽象性致使力
 - 3) 概念性致使力
3. 研究思路与研究对象
 - 1) 研究思路
 - 2) 研究对象
4. 致使力的转换类型分析及其教学启示
 - 1) 各转换类型的统计特征
 - 2) 使动性致使力的再现
 - 3) 使动性致使力的变换
 - 4) 使动性致使力的省略
 - 5) 致使力的非使动性具象化
5. 结语

中文摘要

“致使力”属于人类认知层面的感知范畴，既有具体的也有抽象的。众所周知，认知

* 感谢《한중언어문화연구》编辑部及匿名专家对本文提出的宝贵修改意见。针对尚存的问题，因篇幅所限，作者将于后续的研究中进一步补充和完善。

** 한양대학교 러닝사이언스학과 박사 수료생

可以渗透到语言,并通过语言形式得以外化。基于此,本文根据“认知层面的致使力”的特征,将语言表层致使力分为:具体性致使力、概念性致使力以及抽象性致使力。本文认为,韩语的派生致使动词在语言表层上通过“이”、“히”、“리”、“기”等致使义词缀表达致使义,而这些致使义词缀正是我们认知中的抽象致使力。作为抽象致使力,其在[韩译汉]的过程中不可避免的会受各种因素影响,从而发生变化,即本文所称的:[韩译汉]过程中“致使力类型转换”现象。本文基于对946对韩汉平行语料的分析,发现“致使力转换”过程中主要呈现四种模式和五种具体类型。进一步分析表明,各致使力类型的转换均呈现一定的规律性。据此,本文也提出了相应的教学建议,以供教师和学习者作为参考。

关键词: 韩语派生致使动词, 汉语致使范畴, 致使力类型转换, 抽象性致使力, 概念性致使力, 具体性致使力, 致使力的省略, 致使力的非使动性具象化

1. 引言

“致使”作为人类认知上因果关系的重要表现手段,本质上体现了“致使者对被使者施加影响,从而导致被使者的位置移动或心理状态变化”这一动态过程。在此认知基础上,人们在语言表层主要通过形态型致使、句法型致使以及词汇型致使三种方式表达致使关系¹⁾。韩语派生致使动词(과생적 사동사)作为形态型致使的一种表现方式在韩语中得到广泛使用。韩语派生致使动词主要通过添加及物动词、不及物动词或形容词等原形词(본동사)上添加“이”、“히”、“리”、“기”

1) Comrie(1989)根据致使句在语言表层上表致使力和表致使结果的动词V1和V2两成分在形态上的融合程度,将致使结构分为:形态型致使、分析型致使(即,句法型致使)和词汇型致使。形态型致使通过词形变化(如,添加词缀,声调变化等)实现词语的致使义,如韩语的派生致使动词是通过添加“이”、“히”、“리”等致使义词缀实现前面动词的致使义,又如汉语中“凉”可以通过声调变化将一声“liáng”变为三声“liàng”以此实现“使...变凉(liàng)”的致使义。分析型致使是通过两个分别表致使力和致使结果的独立谓词在语言表层上的组合进行构建的,如汉语中致使义较抽象的“使”、“让”等致使句,以及像“命令...”,“准许...”等致使力比较具体的实义致使动词句都属于分析型致使的子范畴。词汇型致使,顾名思义是以词汇形式表致使义的,其特征是致使力和致使结果高度融合于某一词汇之中。如汉语的“杀”,又如“便利群众”中“便利”这样的形容词兼致使类动词,以及像“晒干”、“增大”、“美化”等结构及意义较为完整且具有词汇型特征的复合致使动词。

等词缀来实现其“致使义”。韩语派生致使动词作为韩语中级教学中的一个重要语法项目，在针对中国留学生的教学过程中，通常借助汉语的“使”字句、“让”字句、“令”字句等有标记型句法致使结构来帮助学习者理解韩语派生致使动词的意义，像这样通过目标语和母语之间进行对比的类比式教学法，是目前韩语派生致使动词教学中最常用的教学手法之一。

但是，用“使”字句、“让”字句、“令”字句等有标记型句法致使辅助学习者理解韩语派生致使动词虽然没有什么不妥，但学习者通过这些有标记型句法致使来理解韩语派生致使动词意义的过程中也会受到相当大的阻碍。如，当学习者翻阅词典，查询派生致使动词的意义时会发现：大多数韩语派生致使动词并没有被翻译成包含“使”、“让”、“令”等有标记型的致使句。这也就导致许多中国留学生在理解韩语派生致使动词时深感吃力。而针对这一问题，이문화(2019)的研究结果给出了比较合理的解释，她使用韩汉平行语料库对[韩译汉]中的三类韩语致使结构与汉语的词汇型致使的对应模式进行了研究，并得出结论称：韩语致使句大多对应于汉语的无标志型词汇致使，其中韩语派生致使动词多与汉语的“兼类词”相对应。然而，在中国的九年义务教育课程教育中，学生们是通过“使”字句、“让”字句、“令”字句等有标记型句法致使结构来习得“致使”这一概念的。这也就导致了中国留学生在面对无标记型词汇致使时深感陌生，也由此引发了对韩语派生致使动词的理解难、应用难等连锁反应。

另一方面，汉语的致使用法较为复杂，形式多样，既包含“使”、“让”、“令”等有标记型的句法致使，又包括大量的动结式动词、兼类词等无标记型的词汇致使。所以，对于韩语背景的汉语学习者而言，如何将韩语派生致使动词所蕴含的致使意义准确且自然地转换到汉语语境中，并找到相应的表达形式也是一个不小的困难。

由此，“在理解层面，如何帮助韩语学习者更好地掌握韩语派生致使动词所表达的致使语义；在应用层面，又如何引导汉语学习者在表达中，以准确的汉语形式再现韩语派生致使动词中所蕴含的致使意义”便成为本研究的核心问题。基于这两个层面的教学难点，本文试从“致致力类型转换”这一视角出发，尝试为

目前的韩语派生致使动词的教学提供一种新的思路。

从第二章节开始, 本文首先将对致使力的类型进行划分, 将各类型的致使力归置于一个渐变的连续统之上, 并对各类型致使力的语言表现形式做出梳理和说明, 为后续的资料分析奠定基础; 第三章节将在阐述本文的研究思路的基础上, 进一步对本文的研究对象的选定过程及研究方法进行详细阐释; 第四章节将尝试对[韩译汉]各类型致使力转换过程中呈现的统计特征进行归纳, 并从中提取具有代表性的转换规律和典型模式, 以此为基础尝试为目前的教学提出一些参考性的建议; 第五章节将对本研究的内容进行综合性整理。

2. 致使力的类型及其语言表现形式

我们与外部物理世界互动过程中通过“致使力”切身体验“致使”, 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关于“致使”的意象图式, 而后经过范畴化在认知层面形成了“致使”这一概念。“致使”概念在宏观层面上可以划分为“致使事件”和“结果事件”两大事件; 在微观层面上, 可以进一步分解为“致使者”、“致使力”、“被使者”、“致使结果”四个主要构成要素。其中尤以“致使力”为关键, 它是人类“致使概念”形成的认知基础。关于“致使力”的重要性, Talmy(2002a)的力动态理论和Wolff(2007)的力动态模型实验都向我们验证了: “人类对致使力的感知”是构建“致使范畴”的前提条件, 同时也是促使人们构建“致使语义结构”的重要驱动力。此外, 人们对“致使力的感知”不仅仅局限于自身与物体之间互动所产生的物理力, 基于物理世界中“致使力可导致物体移动、状态变化”这一特征, 人们还会将“致使”概念延伸至语言领域、心理领域和社会领域。总之, 人类“认知层面的致使力”的形成存在一个“将现实世界中感受到的物理致使力逐渐拓展并抽象化”的过程。

本文认为, “语言层面”上也可以反应人类“认知层面的致使力”且对“致使力”的编码还存在一个渐变过程。本文将这种“语言层面”上承担致使语义表达功能的表层成分称为“语言表层致使力”。“语言表层致使力”根据其“施力方式的明确性”

及“语义内容的透明性”可以被划分为：具体性致使力、概念性致使力和抽象性致使力。另外，需要强调的是：可以被视为“语言表层致使力”的必须存在于伴随有致使结果的致使句中，如“吹翻”、“踩碎”等。像“吹一口气”、“踩在脚下”中的单纯动作动词“吹”、“踩”等不是本文所说“语言表层致使力”。以下将从语义特征及其语言表层实现形式两个层面，对这三种语言表层致使力进行系统性说明。

1) 具体性致使力

“具体性致使力”是指有具体语义、且明确表达致使手段和方式的致使力。其中包含：物理致使力、语言致使力和心理致使力。“物理致使力”是指“人或动物通过身体动作发出的力”(周红, 2004:42)。它是我们与外部世界互动中最先感受到且最基本的致使力, 这种致使力投射到语言上可以用“推”、“拉”、“踢”等动词表示。另外, 自然动力由于是通过概念性隐喻机制从人类动作致使力扩展而来, 因此也被划分到“物理致使力”, 如:“风吹”、“雨打”中的“吹”和“打”。“语言致使力”是指通过命令、邀请、劝告、告知等口头形式诱发对方做出某种行为的驱动力。如:“老板**通知**大家这周末去西湖团建”中的“通知”。“心理致使力”是指作用于个体感情、情绪、态度、认知或精神层面的一种驱动力, 该力可对某个体的心理状态产生影响, 从而进一步导致其心理或行为上产生某种变化。如:“小偷**威胁**她交出身上所有的钱财”中的“威胁”。

“具体性致使力”投射到语言表层中比较常见的例子有:

- (1) 他把杯子**摔碎**了。 [“把”字句]²⁾

2) 本研究在对现代汉语致使范畴进行分类时, 参考了Comrie(1989)、박미정(2002:63-161)、牛顺心(2004:8-24)、이봉근(2015:40-103)以及김은주(2017:51-85)关于汉语致使结构的语言学划分框架。并在其分类基础上添加了“将字句”、박은석(2012)中的“数量结果宾语型致使句”(又称“倒置致使句”, “客体归因句”等), 以及박은석(2010)中的“实义致使动词句”(又称“使令句”), 以此来细化汉语致使范畴, 同时也使得各个子范畴在分类上更具系统性, 并呈现出各自独特的语义特征。具体的分类如下:

- (2) 她们**将**新娘子**打扮**得漂漂亮亮的。 [“将”字句]
 (3) 老刘**打得**孩子只喊救命。 [“V得”句]
 (4) 快起来吧, **别蹲麻**了腿。 [动结式致使动词]
 (5) 孩子一直哭, 可能是该**喂奶**了。 [补充型致使动词]
 (6) 王哥**邀请我参加**他这周的生日聚会。 [命令型实义致使动词句]³⁾
 (7) 这顿饭**吃了**我一个月的工资。 [数量结果宾语型致使句]
 (8) 他不好意思地**低**下了头。 [形容词兼致使动词]

形态型致使	空(kòng)、凉(liàng)、饮(yìn) 등 形态型致使动词
句法型致使	“使”字句、“把”字句、“让”字句、“令”字句、“叫”字句、“给”字句、“V得”句、数量结果宾语型致使句、实义致使动词句
词汇型致使	[补充型致使动词]: 杀、喂、送等 [零派生型致使动词]: 形容词兼致使动词、不及物动词兼致使动词、及物动词兼致使动词 [复合型致使动词]: 动结式致使动词、“弄/增-”类复合致使动词、“-化”类致使动词

另外, 本文的审查过程中, 其中一位匿名专家对上表的分类提出了建设性意见, 并就“把”字句和“数量结果宾语型致使句”的划分依据提出了质疑。谨对此表示诚挚感谢。该专家的意见有助于进一步完善本文对汉语致使范畴的分类, 使之在理论上更加严谨。依据该意见, 本文对上表作出相应修订。针对该专家的质疑, 篇幅问题上, 本文在此做出以下简要说明, 同时也将在后续研究中进行具体呈现。

首先, “数量结果宾语型致使句”这一用语取自박은식(2012), 但本文依照孙天琦·郭锐(2015)的分析, 认为应该将其划分至句法型致使的范畴。박은식(2012:156)认为“那篇文章改了他一下午”中的致使事件是“那篇文章让他改了一下午”, 被使事件是“那篇文章他改了一下午”, 由于致使事件和被使事件中的动词均融合于“改”字身上, 所以视其为词汇型致使。但本文更倾向于孙天琦·郭锐(2015: 467)的观点, 认为该句是致使事件“他写文章”和被使事件“他花了一下午”的融合, 其中“写”为致使力, “花”为致使结果, 只不过“数量结果宾语型致使句”表层上不明确显示结果信息。由此, “数量结果宾语型致使句”中表致使力和致使结果的动词并未融合于一个动词之中, 所以本文认为, 将其视为句法型致使更加妥当。(关于“把”字致使句的解释, 参考注释4)

- 3) 박은식(2011)所说的实义致使动词大体上可以分为两类, 一类是表语言或心理致使力的动词, 如“命令、支使、催促、放任”等, 本文统称为“命令型”实义致使动词, 另一类是单纯表“引发义”的动词, 如“导致、诱发”等, 本文称之为“引发型”实义致使动词。另外, 结合Talmy(2002a)力动力学中对作用力类型的划分(即, 力的施加、力的阻碍以及阻碍的消除三类), 本文在박은식(2011)的基础上增添了“推动、妨碍、禁止”等助力/阻止型实义致使动词。因此, 本文将实义致使动词划分为三类: ①“命令型”、②“引发型”、③“助力/阻止型”。这三种类型若出现在致使句中, 又可称该句型为: 命令型实义致使动词句、引发型实义致使动词句、助力/阻止型实义致使动词句。

如上所示,“把”字句⁴⁾、“将”字句、“V得”句、动结式致使动词、补充型致使动词、命令型实义致使动词句、数量结果宾语型致使句中的“摔”、“打扮”、“打”、“蹲”、“喂”、“邀请”、“吃”作为致使力,其致使方式和手段具体且明确,是比较典型的将具体致使力置于句子表层的致使表达。但并不是说只要是上述示例中的致使句类型均表示具体致使力,如“你快把它**弄**走”虽然是“把”字句,但是其中“弄”并不表示具体致使力,而是下文所说的抽象致使力。此外,像“**低**头”、“**弯**腰”、“**皱**眉”中的“低”、“弯”、“皱”等部分形容词,通过词性转换兼具致使功能,在意义层面上体现出“使...变低/弯曲/褶皱”的致使义,由于这类词中所包含的致使力均由我们的身体发出,因此既包含物理致使力,又包含致使结果。基于此,本文将这部分“形容词兼致使动词”也划分到表现具体致使力的致使范畴。除此之外,表具体致使力的形容词兼致使动词还有:立、直、竖、歪、俯、矮等。

2) 抽象性致使力

抽象致使力“又称泛力,这种力只强调驱动过程的发生,并不特指某种具体性质的致使力”周红(2004:26)。比如,“他的一个眼神**使**我陷入了沉默”这句话中存在一个“致使者(他的一个眼神) → 被使者(我)+致使结果(陷入沉默)”无形的驱

4) 本文采纳熊仲儒(2003)、叶向阳(2004)、周红(2004)、郭锐(2009)的观点,认为“把”字句表达致使情景,而“处置”实际上是一种[意志力]致使,其语义结构为:致使者+把+被使者+致使事件+被使事件”(郭锐,2010:90;叶向阳,2004:37)。并且,“把”不表示致使力,它只是一个引发词,其作用是突显被使者,并且“把”字句还具有强致使性”(熊仲儒,2003:51-60;周红,2004:205-207)以及较强的“主观性”(조경환,2008)。本文认为,“把”字句展现的是:某说话者对某一动作场面在认知层面上的主观性致使构建。与“使”、“让”等本身就表致使力的致使句相比,“把”字句更是在语用层面上增加了“致使”成分。如:针对“小女孩洗衣服”这一场面,说话者可以用“小女孩儿把衣服洗干净了”在语言表层构建主观认知上的致使力和致使结果,同样可以用“小女孩儿把衣服洗了”只在语言表层构建主观上的致使力这一要素。但无论如何,“把”字句的致使性都是通过“NP1+把+NP2+V”这一句法结构实现致使语义的,且表致使力的动词和表致使结果的动词之间具有可拆分性,不只融合在一个词语之上,且不存在形态上的变化。所以,本文将“把”字句视为句法型致使。

动过程，虽说“无形”，但我们的认知中可以感受到这其中“致使力”的存在，可以说，这种“致使力”存在于人们的认知中，具有思维层面的抽象性、无形性的特征。我们知道，思维投射于语言，语言又反应人们的思维。在这里，致使标志“使”正好展现了语言对人类抽象思维的编码，它保留了人类思维上“致使力”的抽象性和无形性，同时又在语言表层赋予其明确的表达形式。由此，本文“认为语言层面上”可以反映“人类认知层面上”的抽象性致使力，具体表现如下：

- | | |
|---|---------------------------|
| (9) 挺直腰板走路，会 使 人显得更有气质。 | ["使"字句] |
| (10) 你能不能 让 人省点心。 | ["让"字句] |
| (11) 她的退出 令 人惋惜。 | ["令"字句] |
| (12) 老板 叫 我下周去广州出差。 | ["叫"字句] |
| (13) 你好好拿着，别 给 丢喽。 | ["给"字句] |
| (14) 刚泡的茶， 凉 (liàng)一 凉 (liàng)再喝啊。 | [形态型致使动词] |
| (15) 今年政府的首要任务是 稳定 经济。 | [形容词兼致使动词] |
| (16) 警察前来 恢复 现场秩序。 | [不及物动词兼致使动词] |
| (17) 晋侯 饮 赵盾酒。(左传 宣公二年) | [及物动词兼致使动词] ⁵⁾ |
| (18) 民政局 简化 了结婚登记手续。 | ["-化"类复合型致使动词] |
| (19) 一不小心 弄翻 了我的酱缸! | ["弄-"类复合型致使动词] |

如上所示，致使标志“使”、“让”、“令”、“叫”、“给”在致使句中都可以理解为一种抽象力致使力。另外，诸如像形态型致使“凉(liàng)”、形容词兼致使动词“稳定”、不及物动词兼致使动词“恢复”、及物动词兼致使动词“饮”、“-化”类复合致使动词“简化”、“弄-”类复合致使动词等，或通过形态变化、或通过词性转化、或借助“-化”及“弄-”类复合词的词义模糊性来实现致使义。从语义层面来看，该类词在语言层面上虽然明确显示致使结果，但“通过何种致使方式引发该结果”却未在语言层面得到标示。本文认为这样的表达也体现了人们“认知层面的抽象致使力”在“语言层面”的投射，所以也将上述形态型致使、兼类词和“-化”/“弄-”类复合致使动词划分到表抽象致使力的致使范畴。

5) 及物动词的致使用法多见于古汉语，现代汉语中这类用法并不常见。将其展现在此处仅是为了体现注释2表中的所有汉语致使结构均有其对应的语言表层致使力类型。

同理，韩语的派生型致使动词在语言层面上也可以被视为是一种抽象致使力的体现。如：

(20) 마을 사람들이 장마를 대비하여 독을 **높이**는 작업을 하고 있다. (标准)

例(20)中展现的是“致使者(마을 사람들) → 被使者(독)+致使结果(높다)”致使情景，其中致使义词缀“이”使得致使事件和结果事件得以链接，在整个致使情景中扮演“致使力”的角色。“이”、“히”、“리”、“기”等致使义词缀和“使”、“让”、“令”等致使标记虽然一个是形态型致使，一个是句法型致使，但在整个致使情景中均承担“致使力”的语义角色，并在语言表层体现出“致使功能”，且在语义内容上，它们的致使方式和手段均呈现不具体性。所以，韩语的派生致使词缀在语言表层上也可被视为表现抽象性致使力的一种形式。

3) 概念性致使力

概念型致使力介于具体性致使力和抽象性致使力之间：与具体致使力相比，它不明确体现施力方式；与抽象致使力相比，其语义内容又相对清晰。从语言表层形式上来看，此类致使力主要通过表“引发义”或“助力/阻止义”的实义致使动词呈现，也可通过表“增强义”或“减弱义”的“增/减-”类复合动词体现，如下表1所示：

表1.概念型致使力的四种类型

类型	核心语义	语言层面的表现方式
引发型	表现象的产生	实义致使动词：导致、致使、造成等
助力/阻止型	表助力义/阻碍义	实义致使动词：推动、支持、禁止等
增强型	表规模、程度、力量的增长	“增-”类复合致使动词：增-、提-、扩-等
减弱型	表规模、强度、力量的减弱	“减-”类复合致使动词：减-、消-、缩-等

以“导致”、“致使”为代表的“引发义致使力”是典型的概念性致使力，如“一颗烟头**引发**了山火”、“他的迟到**致使**我们无法参赛”等，这类词的核心语义专门用于表达致使。在此类词语出现的表达中，致使者通常呈现出事件性特征，所引发的致使结果多表“某种现象的产生”。助力/阻止型致使力更加强调人为因素在整个致使情景中产生的驱动力或阻碍力，如，“妈妈**支持**我参加这次比赛”以及“这个节目**禁止**未成年收看”中的“支持”和“禁止”，该类致使力作为一种语言表层上可见的致使力，虽语义分明，但却无法体现详尽的、具体的致使方式。

再来看其他两种概念性致使力。“增强”、“提高”、“减少”、“缩小”等致使动词一般被划分到“不及物动词兼致使动词”的行列。本文将这些词单独划分出来的理由如下：一、“增-”、“提-”、“减-”、“缩-”等动词在字典上的解释通常含有致使义；二、这类动词通常和修饰空间、面积、体积、数值的“大”、“小”、“高”、“低”、“多”、“少”等形容词连用，其组合被称为兼语类致使动词；三、“增高”、“提升”、“减少”、“缩小”等词具有可拆分性，且内部关系可以理解为致使。介于以上三个原因，考虑到“增-”、“提-”、“减-”、“缩-”等动词的致使方式和手段不具体，但其自身具有一定的语义内容，故将这类词划分到含有表达概念性致使力的范畴。

综上，我们介绍了具体性致使力、抽象性致使力、概念性致使力三种致使力类型及其在语言层面的表现形式。在语言层面上，三者均可体现致使关系，只不过在致使方式明确性和自身所带的语义内容上呈现差异。并且，这三种类型可以视为一个致使力连续体，具体性致使力和抽象性致使力位于两端，中间是概念性致使力。针对这些特征我们用以下表2作为总结。

表2. 语言表层致使力的区分

致使力连续体	具体性致使力	概念性致使力	抽象性致使力
区分标准	←—————→		
是否表达致使关系?	✓	✓	✓
致使方式是否明确?	✓	×	×
本身是否具有语义内容?	✓	✓	×

3. 研究思路与研究对象

1) 研究思路

语言表层上的致使力有具体性的、概念性的和抽象性的,人们根据自身的表达需求或随着表达场景的变换可以用具体性致使力表达致使,也可以用抽象性致使力表达致使。比如,要表达[母亲的离世→头发白了]这个致使情景,用具体致使力可以说“母亲的离世,愁得他一夜之间白了头”;用概念性致使力可表达为“母亲的离世,导致他一夜之间白了头”;同样,用抽象致使力可以说“母亲的离世,让他一夜之间白了头”。可见,同一致使情景可根据表达需要,通过三类不同类型的语言表层致使力来呈现。由具体性致使力到概念性致使力,再到抽象性致使力的过渡,致使方式和手段不断抽象化;反之,则可以视为致使力的具体化。总之,语言中所呈现的致使力可以因人、因景、因需进行转换。

当然,致使力的转换不只存在于一种语言的内部,在相互翻译中也会因语言类型的差异、两国认知方式的不同、概念域界限的划分等多重因素,产生致使力类型的转换现象。在第二章中,我们认为“이”、“히”、“리”、“기”等韩语致使义词缀是从意义上帮助其前面的原形词(본동사)追加“使...”的含义,但其致使的方式和语义内容又呈现出不够清晰的特征,故本文认为韩语的派生致使动词在语言表层上呈现的是一种“抽象性致使力”。由此,结合致使力可进行具体化和抽象化的转换思路,韩语的派生致使动词在语言表层上所呈现的“抽象致使力”将在[韩译中]过程中呈现以下表3中的四种转换方式:⁶⁾

6) 本文选取的分析资料来自于Naver电子词典,该词典作为教学辅助工具,其显著特点是尽可能的保留原文翻译对象的本义,以便学习者理解。因此,在转换类型上,呈现表3所示的四种方式。这一分类结果与所用资料的性质密切相关。若以文学作品等作为研究语料,可能会呈现不同的局面,甚至会呈现出更多样的转换类型。总体而言,表3中的四大类型反映了词典翻译的特征,并在很大程度上受到研究资料属性的影响。

表3. [韩译汉]中致使力的转换类型及其示例

原文致使力类型	译文致使力类型	转换类型	示例
抽象致使力	抽象性致使力	再现	原文: 아이를 무릎에 앉히다. 译文: 让孩子坐到膝上。(标准)
	概念性致使力	变换	原文: 열심히 노력하면 자신의 능력을 높일 수 있다. 译文: 努力用功可以提高自己的能力。(外大)
	具体性致使力		原文: 나는 잠자는 아기를 깨우지 않기 위해 살금살금 걸었다. 译文: 我怕把睡梦中的孩子吵醒, 蹑手蹑脚地挪动了脚步。(高丽)
	无	省略	原文: 집을 줄여 이사를 하였다. 译文: 搬家换小房子。(标准)
	非使动性致使力	具象化	原文: 감자를 익히다. 译文: 烤土豆。(高丽)

转换方式一：再现，指的是：韩语派生致使动词在语言表层上表现出的抽象性致使力在汉语中同样以抽象致使力的语言表层形式进行呈现。如表3示例中，韩语派生致使动词“앉히다”被翻译成“让...坐”。这里的“让”在语言表层上呈现的是一种抽象性的致使力，所以其转换过程可以简化为：[(韩)抽象致使力→(汉)抽象致使力]，本文将这种转换过程称为“使动性致使力的再现”⁷⁾。

转换方式二：变换，指的是：抽象致使力被变换成自身含有语义内容的概念性致使力或者具体性致使力的过程，该转换过程中致使力发生类型上的变化，故本文称该过程为“使动性致使力的变换”。如，“높이다”被翻译为“提高”。第二章中我们称“提高”为包含概念性致使力的致使范畴，所以该翻译中致使力的转换可以简化为：[(韩)抽象性致使力→(汉)概念性致使力]。此外，抽象致使力的意义也可以变得更加具体，如，“깨우다”被翻译称“吵醒”，“吵”属于一种听觉上可以感受到的物理致使力，其引发的结果是“在睡眠的状态中醒来”，所以，这样的翻译体现的是使动性致使力意义的具体化过程，即：[(韩)抽象性致使力

7) 之所以添加“使动性”这一修饰成分，是为了特指那些原文和译文均采用致使表达的情况，即韩语致使表达中的致使力在译文仍然保留了其使动的特性。这样表述也是为了和下文中“非使动性致使力”做明确区分。

→(汉)具体性致使力]。

转换方式三：省略，指的是原文中的抽象致使力在译文中被删除，没有被体现出来。如，“집을 **줄이다**”被译为“换小房子”，在此翻译中致使力被省略，只保留了原文中致使结果“小”。该翻译过程可简化为：[(韩)抽象性致使力→(汉)无]。

转换方式四：致使力的非使动性具象化，指的是：韩语抽象致使力被翻译为非致使范畴，在语言表层上没有致使结果，只有“抽象致使力”被具象化，且原文中的致使力在译文中不具使动性。如，“감자를 **익히다**”被翻译为“烤土豆”。在这里“烤土豆”不是致使句，但仔细分析会发现，译文将原文的抽象致使力进行了具象化，在语义上突出了致使方式和手段“烤”。这样的翻译过程可以简化为：[(韩)抽象性致使力→(汉)非使动性致使力]。

综上，本文将以韩语派生致使动词为研究对象，以其所呈现的“抽象致使力”为出发点，考察其在翻译过程中被转换的四大类型(再现、变换、省略、具象化)，分析其在译文中所呈现的“语言表层致使力(抽象性致使、概念性致使力、具体性致使力、无致使力、非使动性致使力)”的具体表现形态，查找致使力在[韩译汉]过程中的致使力类型转换的规律性模式，并以此为基础尝试为现行的韩语派生致使动词的教学提出一些具有参考性的建议。

2) 研究对象

本研究主要探讨的是“韩语派生致使动词在语言表层上所体现的抽象致使力”在翻译过程中的“致使力类型的转换现象”。在此基础上，将进一步分析该转换现象对当前教育实践可能带来的启发与借鉴。因此，选取的研究对象力求最大程度的反映“教育实用性”这一特点。为确保语料的实用性，本文历经三轮筛选，最后从中选取了88个韩语派生致使动词作为研究对象。

首先，本文利用《标准国语大词典(표준국어대사전)》中的“仔细查找(자세히 찾기)”功能，找出所有释义中包含“...的致使动词(...의 사동사)”的韩语派生致使动词。第一轮筛选过程中总共收集到369个韩语派生致使动词。其次，为了选

取其中教育实用性比较强的派生致使动词, 本研究将第一轮中的369个派生致使动词输入到《韩国语教授学习中心(한국어 교수학습 센터)》中, 对其中标有“初级”、“中级”、“高级”的词汇进行筛选, 并且剔除其中像“되살리다”、“선보이다”等合成性致使动词(합성적 사동사)。第二轮最终选定初级9个、中级36个、高级10个, 总55个韩语派生致使动词。最后, 考虑到各高校出版的韩国语教材中选用的派生致使动词也具有较高参考价值, 本文综合各派生致使动词在韩国语教材中的使用频度, 在第二轮的选取基础上又追加了33个派生致使动词⁸⁾。综上, 本文最终选取88个兼具“实用性”和“教育应用性”的韩语派生致使动词作为研究对象, 详见表4:

表4. 研究对象: 88个韩语派生致使动词⁹⁾

初级 (9个)	끓이다(沸), 남기다(余), 붙이다(附), 세우다(立), 올리다(登), 줄이다(少), 키우다(长), 피우다(01焚) 피우다(02扬)
中级 (36个)	건네다(渡), 괴롭히다(痛苦), 굽히다(曲), 기울이다(倾), 깨우다(觉), 낮추다(低), 넓히다(广), 넓기다(漫), 녹이다(溶), 높이다(高), 뚫히다(跫), 늘리다(增), 늦추다(迟), 더럽히다(污), 들이다(入), 맡기다(任), 먹이다(食), 메우다(充), 밝히다(明), 벗기다(脱), 비우다(空), 살리다(生), 속이다(欺), 숙이다(低), 숨기다(隐), 식히다(冷), 싸이다(撒), 씌우다(冠), 앉히다(坐), 알리다(知), 얼리다(冻), 없애다(无), 옮기다(移), 웃기다(笑), 입히다(服), 좁히다(窄)
高级 (10个)	굳히다(固), 굴리다(转), 넓리다(广), 덥히다(热), 돋우다(升), 묵히다(故), 부풀리다(膨), 빗기다(梳), 어지럽히다(乱), 절이다(腌)
追加 选取 (33개)	감기다(洗), 날리다(飞), 놀리다(游), 돌리다(廻), 들리다(闻), 띄우다(01浮), 띄우다(02隔), 띄우다(03腐), 말리다(干), 맞히다(适), 보이다(见), 신기다(履), 씻기다(洗), 울리다(鸣), 익히다(01熟), 익히다(02习), 읽히다(读), 채우다(眠), 죽이다(死), 채우다(01充), 채우다(02佩), 태우다(01烧), 태우다(02乘)

8) 本文参考了김영일(2022)中的研究方法对第一、二轮韩语派生致使动词进行了抽取和选定。另外, 김명권(2009)、무성(2018)和안소정(2016)的研究中曾对20本韩语中级教材中派生致使动词的出现频率进行过统计分析, 本文是在参考了三位学者的统计数值的基础上, 在第三轮中对韩语派生致使动词进行的追加选取。

9) 表4中, 括号前是韩语派生致使动词, 括号中是各致使动词的原形词(본동사)的汉字义。汉字义均取自김형배(1996)的附表二。另外, 김형배(1996)的附表二中对피우다(02扬)、좁히다(窄)、덥히다(热)、부풀리다(膨)、감기다(洗)、괴롭히다(痛苦)、싸이다(撒)等致使动词的原形词未做标识, 本文对此类未标注汉字义的词进行了汉字义添加。此外, 本文对죽이다(死)、절이다(腌)的原形词汉字义进行了更改: “烹”改为“沸”、“略”改为“少”、“杀”改为“死”、“盐”改为“腌”。

在确定了以上88个韩语派生致使动词后，便可进入本研究的资料收集阶段。本文的[韩译汉]平行语料取自韩语学习者最常用，且备受教师和学生欢迎及认可的Naver电子词典。该电子词典的资料又分别来源于Eduworld标准韩韩中词典(以下简称“标准”)、高丽大韩韩中词典(以下简称“高丽”)、韩国外国语大学韩语学习词典(以下简称“外大”)。首先，我们将88个韩语派生致使动词输入到Naver电子词典中，但考虑到三家词典的标注方式中并非统一显示“...的致使动词(...의 사동사)”，所以本文判定该词是否为致使动词的过程中统一参考《标准国语大词典(표준국어대사전)》中的释义，若该派生致使动词的意思和释义相符时，方将其纳入平行语料库。

其次，对于韩语派生致使动词隐喻性扩张后，其词义及其前面搭配的名词与中文的语义扩张和动名搭配有差异的情况，本文在筛选过程中也予以考量。具体的做法为：参考的是《汉语动词用法词典》、《现代汉语词典(第7版)》中对表4中原形词(본동사)的汉字释义，再将其与韩语派生致使动词的语义扩张用法进行比对，若两词的语义扩张后的意义或者前面搭配的名词相同或近似时则将列入平行语料库；反之，若在汉语中没有类似扩张义或者前面搭配的名词存在显著出入时，则将该例从本文的研究对象中剔除。如，“내 동생은 일기 쓰는데에 재미를 들었다”中“들이다”由“使...入/进”扩展为“对...产生/有(感情)”，并与“兴趣”这一语义单位搭配使用，表达出“产生兴趣”的含义。此类语义扩张和动名搭配在汉语中缺乏对应的表达形式，因此其被译为非致使范畴的概率会大大增加，从而对最终的统计结果造成干扰。所以，本文在资料筛选过程中，将“隐喻性扩张”或“动名搭配不一致”所导致的语义偏离情况也排除在研究对象之外。

经过以上过程的筛选和对比，本文最终选取了“946个[韩译汉]平行语料对”进行分析，探讨韩语派生致使动词在语言表层上呈现的所谓抽象性致使力，在被翻译成汉语后会有怎样的变化，本研究旨在考察这些变化是否具有规律性，若有一定的规律性，将进一步探讨这些规律性对教学的借鉴意义。

4. 致使力的转换类型分析及其教学启示

1) 各转换类型的统计特征

韩语派生致使动词在语言表层上通常体现出一种抽象致使力，这种所谓抽象致使力因中韩两国语言的类型学差异、文化背景、认知方式、表达习惯等方面的不同，在[韩译汉]过程中会产生“或抽象致使力同等再现”、“或致使力类型变换”、“或省去致使力”、“又或者只将原文中的致使力保留，具象化为非使动性致使力”等转换现象。本研究在对946对[韩译汉]平行语料分析后，统计出各致使力转换类型的数量及其占比，详见表5。

表5. [韩译汉]中抽象致使力的转换类型及其占比

转换类型	译文中致使力的类型	统计	语言层面上的表现方式	统计
再现	抽象性致使力	166 (17.5%)	句型致使(使、让等)	87(52.4%)
			不及物动词兼致使动词	40(24.1%)
			“把”字句	20(12%)
			形容词兼致使动词	12(7.2%)
			[弄-]类复合型致使动词	4(2.4%)
			[-化]类复合型致使动词	2(1.2%)
			形态型致使动词	1(0.6%)
变换	概念性致使力	161 (17%)	[增/减-]类复合致使动词	133(82.6%)
			“把”字句	18(11.2%)
			[引发型/助力型]实义致使动词句	10(6.2%)
	具体性致使力	249 (26.3%)	“把”字句	131(52.6%)
			动结式致使动词	70(28.1%)
			形容词兼致使动词	23(9.2%)
			补充性致使动词	15(6%)
			[命令型]实义致使动词句	5(2%)
			“V得”句	5(2%)
省略	无	146 (15.4%)	-	-
具象化	非使动性致使力	224 (23.7%)	-	-

(*因四舍五入，表中百分比之和可能不等于100%)

根据上表阴影中的数据，可以归纳出以下几点结论：

一、“致使力”作为致使情景中的核心要素，在[韩译汉]过程中，通常会将致使力以不同的形式在译文中体现出来。根据表5，韩语派生致使动词的语言表层上通过“이”、“히”、“리”、“기”等致使义词缀所表达的抽象致使力，在经韩译汉后，其中17.5%以抽象致使力的形式在译文中呈现，17%以概念型致使力的语言形式出现，26.3%则将抽象致使力转化为语义明确的具体致使力在语言表层上呈现。也就是说，在[韩译汉]过程中韩语的抽象致使力在汉语中以使动性致使力出现的比率达60.8%。换言之，将韩语派生致使动词翻译为汉语致使范畴的比率为60.8%，将原文翻译成非致使范畴的占39.2%。

二、韩语派生致使动词多对应于汉语的致使范畴，但这不代表中国留学生理解韩语派生致使动词时没有困难。首先，中国留学生对致使的认知多是建立在“使”、“让”、“令”等句法型抽象性致使力的基础之上，而本文所统计的946个韩语派生致使动词中，仅有87个在译文中以“使”、“让”、“令”等句法型致使结构直接呈现。所以，Naver电子词典中的韩语派生致使动词被翻译为汉语致使范畴的比率虽然高达60.8%，但其中只有仅9.2%(87:946)与学习者的基础认知相对应，剩下的90.8%或以其他形式将致使力抽象化，或致使力需要进行意义上的补充，或致使力完全消失，又或者以“非使动性致使力”的形式出现。

三、在[韩译汉]致使力的转换过程中，致使力的“变换”类型的占比相较于“再现”类型更为突出。根据表5数据可知，韩语派生致使动词在语言层面上所表现的抽象性致使力以同等致使力形式“再现”于汉语中的比例为17.5%，而将抽象致使力经“变换”过程转化为概念性致使力和具体性致使力的比例高达43.3%。这说明，韩语原文中抽象致使力所指涉的致使方式和手段，大多需要在汉语表达中对其进行意义内容上的填充和丰富。

四、[韩译汉]过程中，致使力的非使动性具象化现象不容小觑。此类转换旨在保留韩语中的致使力，并对其进行具象化和意义上的补充，但最终非致使范畴的形式出现。该类型在整体转换中的占比为23.7%，在各转换类型中位居第二。这一现象说明，对于同一致使情景，汉语中仅呈现致使力有时也可以实现与

韩语原文中一致的致使表达效果。(详见下文：4.5.致使力的非使动性具象化)

2) 使动性致使力的再现

韩语派生致使动词在语言层面上体现的抽象致使力，经翻译后仍然以抽象致使力的形式在汉语中呈现的比例为17.5%(166：946)，而这其中过半数以上用“使”、“让”、“令”等句法型致使句再现原文中的抽象致使力。由于中国留学生对致使的基础认知是建立在“使”、“让”、“令”等句法型致使句之上，所以韩语派生致使动词被译为汉语句法型致使句，有助于中国留学生对致使意义的理解，但在总体的946个翻译样本中，以此类句法型致使出现的占比仅占9.2%。即，中国留学生在用Naver电子词典进行查阅时，在对韩语派生致使动词的理解层面上有较大的机率会感到困惑和不解。

此外，在17.5%使动性致使力再现的翻译中，也有近一半的比例采用以下结构形式再现韩语派生致使动词中所表现的抽象致使力，如：

(21) [不及物动词兼致使动词]

原文：우리는 눈덩이를 굴려서 눈사람을 만들었다.

译文：我们滚雪球，堆起了一个雪人儿。(高丽)

(22) [“把”字句]

原文：옷을 더럽히지 말아라.

译文：别把衣服弄脏了。(外大)

(23) [形容词兼致使动词]

原文：왕청은 언 손을 녹이기 위해 난롯가로 다가갔다.

译文：王青走到火炉边去暖手。(外大)

(24) [“弄-”类复合型致使动词]

原文：잠을 깨우다.

译文：弄醒(标准)

(25) [“-化”类复合型致使动词]¹⁰⁾

10) “融化”也可以视为不及物动词兼致使动词，本文为了体现致使动词在形态上的特点，将其划分到了“-化”类复合致使动词。该类复合致使动词通常以“名词+化”，“形容词+化”的形式出现，

原文: 뜨거운 용광로에서 쇠붙이를 녹입니다.

译文: 正在炽热的熔炉里融化金属。(外大)

(26) [形态型致使动词]

原文: 차가 너무 뜨거우니까 조금 식혀서 드세요..

译文: 茶太烫了, 凉一凉再喝吧。(高丽)

这里的“把...弄脏”、“弄醒”对于学习者而言并不难理解, 因为像“弄-”、“搞-”等词本身就具有意义上的模糊性, 所以在语言表层上自然表现为一种抽象性致使力。这时, 只需要告诉学生“弄-”、“搞-”等词具有担当致使力的功能即可。然而, 像不及物动词兼致使动词“滚”、形容词兼致使动词“暖”、“-化”类复合致使动词、形态型致使动词“凉(liàng)”等, 语言表层上“致使力”不明显的致使动词, 这类用法已经超出了学生既有的对致使用法的基础认知。这时就需要教师引导学生理解其中“致使力的存在”。即, 人类的感知具有无限性, 而语言能最终呈现的却具有一定局限性。所以, 我们感知的致使力有时不能完全用语言进行呈现, 这种情况下就需要我们改变其形态, 或改变如形容词、不及物动词等词的词性来赋予其致使的功能。总之, 在教学过程中, 对于这类语言表层上未被体现的抽象致使力, 就需要向学生揭示这其中存在的“形态变化”和“词类转换”等机制, 让学生在认知层面感受致使力的存在, 把握这类词的致使原理, 从而补全其在既有的对致使认知方式上的不足。

3) 使动性致使力的变换

韩语派生致使动词所表现的抽象致使力在[韩译汉]中以43.3%的高比例位居所有致使力转换类型的榜首, 其中17%被转换成概念性致使力, 26.3%被转换成具体性致使力呈现在译文之中。可以说, [韩译中]过程中很重要的一步就是将“ㅇ”、“히”、“리”、“기”等所表示的抽象致使力的意义具体化在汉语的语言表

但也有“动词+化”的表现形式, 如: 持续化、扩大化。这里的“融化”属于“动词+化”的形式。

(令, “增/减-”类复合致使动词也是作为独立类型从不及物动词兼致使动词中划出。)

层。

首先，将韩语抽象致使力以概念性致使力的形式呈现在汉语中的比例为161：946，即占全体的17%。在这161个平行语料对中，抽象致使力转换为“增/减-”类复合致使动词的比例为82.6%，转换为“把”字句的比例占11.2%，转换为[引发/助力型]实义致使动词句的占6.2%。并且，“把”字句又均以[“把”+“增/减-”类复合致使动词]的组合出现，又因“把”字句中“把”作为一个引发词在文中起突显被致使者的作用，不表致使力，所以也可以将这11.2%的“把”字句划分到“增/减-”类复合致使动词的行列。这样一来，韩语派生致使动词在语言表层所体现的抽象致使力被转换成概念性致使力的形式出现在语言表层的致使表现就有151例，即93.8%(151/161)被翻译成了“增/减-”类复合致使动词。具体示例如下：

(27) [“增/减-”类致使动词]

原文：그들은 친환경 제품을 팔아 높은 수익을 올리고 있다
译文：他们销售绿色产品，**提高**了收益。（高丽）

原文：과소비를 줄인다.

译文：**减少**过度消费。（标准）

(28) [“把”字句]

原文：마을 앞의 좁은 길을 넓히는 공사를 했습니다..

译文：进行了**把**村前的窄路**拓宽**的施工。（外大）

(29) [引发型实义致使动词句]

原文：그 사고는 인명과 재산에 막대한 손실을 입혔다.

译文：那次事故**造成**了严重的生命和财产损失。（标准）

所谓“增/减-”类复合致使动词，语言表层上所表示的概念性致使力多以“增-”、“扩-”、“加-”、“提-”、“延-”、“减-”、“缩-”、“压-”等具有“使...变大/变小”义的概念性语义内容出现，这类词在致使范畴中为不体现具体意义的致使力。其后多以“大”、“小”、“高”、“低”、“多”、“少”、“强”、“弱”等修饰平面空间（如：把绳子**加长**等）、立体空间（如：**加高**堤坝等）、抽象的认知空间（如：**加深**理解、**提高**效益）、时间/过程空间（如：**加快速度**、**缩短**周期）、物理和社会属性（如：**提高**温度、**提升**知名度）的形容词。而中韩两国在对“方位隐喻”、“空间-社

会结构隐喻”的应用方面有着相同的表达习惯，如汉语中用“高”表达“成绩高、水平高”，韩语中也有同样的说法，如：“성적이 높다”、“수준이 높다”。差异是，在韩语中若表达的致使结果与方位或者空间-社会结构属性有关时，用抽象性致使力“이”、“히”、“리”、“기”等词缀补充其致使义。然而，在汉语中则用“增-”、“减-”类概念性致使力完善其致使义。

所以，我们经常看到以下表6中的韩语派生致使动词呈现的抽象致使力在[韩译汉]过程中多经变换过程在语言表层上以“增/减-”类概念性致使力出现。本文认为，这种致使力的转换规律性具有一定的教学参考价值，可转化为教学资源，用以增加中国留学生对韩语派生致使动词的理解，提升韩国留学生对汉语致使表达方式的运用能力。

表6. [韩译汉]中韩语抽象致使力到汉语概念致使力的变换

韩语抽象致使力→“增-”类复合致使动词		韩语抽象致使力→“减-”类复合致使动词	
올리다	提高、加大、扩大、加快等	줄이다	减少、减轻、缩短、缩小等
높이다	提高、提升、加高、调高、加快等	낮추다	减少、减缓、缩短、缩小、降低等
넓히다	拓宽、扩展、增长、扩建等	좁히다	缩小、缩窄等
돌우다	提高、增加等	늦추다	缩小、放慢、延后、推迟等
키우다	扩大、放大等	숙이다	削弱、减弱、降低等
늘리다	提高、增加、增强、加大、延长等	없애다	消除、消灭等

接下来，让我们将视线聚焦于“韩语抽象致使力在汉语中被变换为具体致使力”这一现象。韩语派生致使动词在语言表层所表现的抽象致使力在本文的946例研究对象中，249例在汉语中经变换过程转化成了具体致使力，占全体的26.3%。在这249例中分别有52.6%用“把”字句，28.1%用动结式致使动词，9.2%用形容词兼致使动词，6%用补充性致使动词，2%用命令型实义致使动词句，2%用“V得”致使句在语言表层将原文中的抽象致使力进行转化。实例如下：

(30) [“把”字句]

原文：그어머니가 싸주신 반찬통을 깨끗이 **비웠습니다**.

译文：**把**妈妈准备的饭菜**吃**了个精光。（外大）

(31) [动结式致使动词]

原文:비에 젖은 옷을 **말리**기 위해 벗어 놓았습니다.
译文:为了**晾干**被雨淋湿的衣服,就脱下来了。(外大)

(32) [形容词兼致使动词]

原文:소녀는 몸을 **굽혀** 꽃향기를 맡았습니다.
译文:少女**弯**下腰来闻了闻花香。(外大)

(33) [命令型实义致使动词句]

原文:아침마다 너를 **깨우**는 게 얼마나 힘이 드는지 아니?
译文:你知道每天早晨**叫**你**起床**有多费劲吗?(高丽)

(34) ["V得"句]

原文:바람이 문풍지를 **울리**다.
译文:风**吹得**糊门缝的纸**哗啦啦**地响。(标准)

可见,韩语的抽象致使力因其致使方式和手段的不明确性在汉语中被转化为语义清晰且贴合原文致使语境的具体致使力。究其语言表层的表现形式,多以“把”字句和动结式进行呈现。如:“반찬을 **비웠**다”中的抽象致使力则用物理致使力“吃”补充在汉语语境。“옷을 **말리**다”翻译成汉语后则用“晾”弥补原文语言表层中致使力语义的模糊性。同理,形容词兼致使动词“弯”¹¹⁾、命令型实义致使动词“叫”、“V得”句中的“吹”也是将原文中抽象致使力的意义在译文中进行了填补。

综上,韩语中“이”、“히”、“리”、“기”所呈现的语言表层致使力转化到汉语中需要根据相应语境对其中的抽象致使力进行意义上的补充。特别是在韩语派生致使动词多对应于汉语具体致使力的语境时,更应该帮助学生感知,并引导学生重建其与原文相符的致使方式和语义内涵。由此,学生在理解和应用韩语派生致使动词时,才能克服因语言表层上韩语致使力的抽象性所带来的意义缺省等问题。

11) “弯”虽然是在通过词性转变拥有了致使功能,但是其在语言表层上可以理解为一种由身体动作导致的具体致使力。详情请参考2.1小节的内容。

4) 使动性致使力的省略

韩语派生致使动词在语言表层所体现的抽象致使力在15.4%的译文中被省略。经分析,本文归纳出可以解释这一现象的三个原因:

一、翻译过程中翻译者更加追求符合目标语的、自然的、简洁的表达。如将“역사에 이름을 남기다”翻译成非致使范畴“名垂千古”或者“名垂青史”等,这种翻译方式比翻译成“把名字留在历史记忆中”更加简练且通俗易懂。同样的翻译战略还有将“그는 교도소에서 기한을 다 채우고 나왔다”译为“他从监狱里刑满释放”等。

二、致使力和致使结果中二选一,译文中重点保留了原文的致使结果。如将“마취에서 깨우다”译为“从麻醉中醒来”,将“주인이 잠시 가게를 비운 사이에 도둑이 들었다”译为“老板不在的时候,店里遭了贼”。从译文中可以看到原文中体现的抽象性致使力没有被进行具体意义的补充,而是舍“致使力”保“致使结果”,将致使结果“醒来”和“不在”突出表现在译文中。

三、韩语派生致使动词在语言表层体现的致使力与其原形词(본동사)所呈现的动作过程语义重合。如:

- (35) 原文: 아이에게 털모자를 씌운다.
译文: 给孩子戴上毛线帽¹²⁾。(标准)
- (36) 原文: 그녀는 아이에게 새 옷을 입혔다.
译文: 她给孩子穿上了新衣服。(高丽)
- (37) 原文: 머리를 감기다.
译文: 给人洗头。(标准)
- (38) 原文: 엄마는 새로 산 운동화를 아들에게 신겼다.
译文: 妈妈给孩子穿上新买的运动鞋。(高丽)
- (39) 原文: 동생의 손을 씻기다.
译文: 给弟弟洗手。(标准)

12) 例文(35)~(40)均以“NP1+给+NP2+V+(R)+NP3”的句法结构出现,这里的“给”作为介词,主要用于标示后面动作动词的目标指向,因此该结构并不属于典型的致使句。

- (40) 原文: 어머니가 딸의 머리를 **빗기다**.
译文: 母亲给女儿**梳**头。(标准)
- (41) 原文: 나는 고등어를 사다가 소금에 **절였다**.
译文: 我买来鲭鱼用盐**腌**上了。(高丽)
- (42) 原文: 저고리 앞섶에 노리개를 **채우다**.
译文: 在上衣前襟上**佩戴**饰物。(标准)
- (43) 原文: 웬웬은 아기의 옷을 **벗기**고 목욕을 시켰습니다.
译文: 媛媛**脱**下孩子的衣服给他洗澡。(外大)

以“씩우다”为例进行说明。一、在语义层面上, 以上例子均是致使者直接通过某种动作对被使者施加某种影响。二、在语言表层上, “씩우다”可以拆分为其原形词(본동사)“쓰다”和致使义词缀“-이-”。其中, “쓰다”的意思是“通过某种动作将某物盖或扣在头部”。三、在现实致使情景中, “아이에게 털모자를 씌우다”表达的致使情景是: [某人+致使力→孩子+头上被盖上了一顶帽子], 在这个致使情景中致使力表示的是“帽子被盖在孩子头上的某种具体动作”。结合以上三点, “씩우다”在表达直接致使时, 其在现实生活中所展现的致使力的具体过程与其原形词(본동사)的动作过程高度重合。在此类用法中, 致使义词缀只是在语言表层和表达环境中起到“强调外部驱动力”的作用。

本文认为, 像例(35)~(43)中的“씩우다”、“입히다”、“감기다”、“신기다”、“씻기다”、“빗기다”、“절이다”、“채우다”、“벗기다”等韩语致使动词在表直接致使时, 语言表层上所呈现的“이”、“히”、“리”、“기”等抽象致使力只是在语用功能上起到了突显“强调外力”的作用, 而在意义上所表现的致使动作过程和其原形词(본동사)呈现的动作过程重合。汉语没有曲折变化, 缺乏表“强调外力”的功能性致使词缀, 所以在将以上韩语派生致使动词翻译为汉语时便省去了韩语派生致使动词在语言表层上展现的抽象致使力, 只将其原型词(본동사)中所包含的动作意义在汉语中体现了出来。

总的来说, 使动性致使力的省略与多种因素有关, 以上三点原因的提出仅仅局限于本文所收集的少许资料的基础之上。基于本文所收集的资料, 使动性致使力的省略现象在整体翻译中占15.4%。究其原因, 除翻译战略外, 还与像

“씩우다”、“입히다”、“감기다”等表直接致使的韩语派生致使动词，在语言表层功能上更倾向于“强调外力”密切相关。

5) 致使力的非使动性具象化

“韩语派生致使动词在语言表层所呈现的抽象致使力在译文中被保留，并且根据原文致使情景具象化其致使语义内容，但最终在非致使范畴形式出现”的现象叫致使力的非使动性具象化。简单的说就是，在[韩译汉]过程中取“致使力”，舍“致使结果”，以汉语非致使范畴表达。如：

- (44) 原文: 어머니는 미역국을 끓이셨다.
译文: 妈妈熬了裙带菜汤。(外大)
- (45) 原文: 무더위가 혼련 중인 선수들을 괴롭혔다.
译文: 酷热折磨着正在训练的选手们。(标准)
- (46) 原文: 누가 깨워 주지 않으면 혼자서는 여섯 시에 일어나지 못합니다.
译文: 要是没人叫, 一个人睡到六点都起不来。(外大)
- (47) 原文: 이 도서관은 출입할 때 신분증을 맡겨야 한다.
译文: 进这家图书馆, 需要压身份证。(高丽)
- (48) 原文: 민호는 밤늦은 시간까지 전등을 밝히고 공부했다.
译文: 夜深了, 民浩还点着灯学习。(高丽)
- (49) 原文: 정부는 증권 시장을 살리려고 막대한 돈을 풀었다.
译文: 政府为拯救证券市场, 投入了巨款。(高丽)
- (50) 原文: 드라이로 젖은 옷을 말리다.
译文: 用吹风机烘湿衣服。(标准)

韩语中用“끓이다”、“괴롭히다”、“깨우다”等韩语派生致使动词在语言表层上凸显的是“致使力和致使结果的语义组合”。所以, 可以将其拆分并理解为“끓이다=致使力+沸”、“괴롭히다=致使力+痛苦”、“깨우다=致使力+沸腾”、“맡기다=致使力+任”、“밝히다=致使力+明”、“살리다=致使力+生”¹³⁾。但韩语派生致使

动词被翻译成汉语后，原文中表示致使结果的语义项消失了，在语言表层上只能找到“이”、“히”、“리”、“기”等所表达的抽象致使力的痕迹，并且基于原文的致使情景这种抽象致使力在语义内容上被具象化了，如：“熬”、“折磨”、“叫”、“压”、“点”、“拯救”等都是基于原文语境对抽象致使力进行语义具象化的表现。

本文认为，“致使力的非使动性具象化”现象的出现原因有三：

一、致使表达的核心就是突显我们所感知到的致使力，致使义词缀的添加就是在语言层面体现我们对致使力的感知。然而，韩语中语言表层“이”、“히”、“리”、“기”等所表示的致使方式和手段不够具体，要想同等的在汉语中体现原文中的致使力语义就必然要将其进行具象化，而具象化有两种手段，一种是译为语言表层上呈现“致使力+致使结果”的致使范畴；另一种则是在语言表层上重点突显原文中致使力的语义，舍“致使结果”义项，舍“致使表达”，即致使力的非致使性具象化。

二、致使力的非使动性具象化也是为了实现较高级别的语义对等。如：“어머니는 미역국을 끓이셨다”、“정부는 증권 시장을 살리려고...”等韩语致使句，其最终目的是要强调“母亲熬...”和“政府拯救...”等关键性致使动作，并非是为了彰显致使结果。所以，在译文中只突显原文的致使义也是为了实现与原文的语义对等。

三、致使结果包含在汉语译文语境中。以“一个人掉入湖中向岸上人呼救”为例，韩语会用“살려 주세요”，根据[살리다=致使力(“-이-")+生(살다)]可知，其中同时包含致使力和致使结果两个语义要素。然而，同语境的汉语表达中则用“救我，救救我”，而非“救活我！快救活我！”。这表明，在同一致使语境中，韩语同时将致使力和致使结果两大语义项进行显化，而汉语则可以用非致使范畴只突显致使情景中的致使力，而将致使结果隐含在其表达的语境中。

综上，致使力的非使动性具象化应该引起教师和学生的重视。因为这种现象在整体[韩译汉]过程中总占比为23.7%，在所有的转换类型中位居第二，表明这种现象并非个例，而是在一定程度上反应了两国致使表达习惯的差异，具有

13) 各致使结果的意义用是韩语派生致使动词的原形词(본동사)的汉字义，详见表4。

一定的普遍性。对于中国留学生而言，对这一现象的把握将助于其更加精准地抓住韩语致使表达中的核心；对于韩国留学生而言，将有助于其培养更符合汉语表达习惯的语言应用能力。

5. 结语

对“致使力”的感知是人类致使概念形成的基础。这种感知不仅仅在于物理世界，人们还将“致使”概念延伸至语言领域、心理领域和社会领域等抽象世界。即，人类“认知层面的致使力”的形成是由具体到抽象发展的过程。众所周知，认知可以渗透到语言，语言同时又可以反应人类的认知。因此，语言层面上也可以体现人类“认知层面的致使力”。例如，“推倒”中的“推”、“命令”、“威胁”分别对应认知层面的物理致使力、语言致使力和心理致使力，这三类致使力统称为具体致使力。而诸如“使”、“令”、“让”等句法型致使句，则可以理解为：人类在语言层面上对认知中抽象致使力的构建。此外，语言层面上还有一种致使表达，例如“导致”、“致使”等，这类词体现的致使力介于具体和抽象之间，致使方式不明确但其自身拥有语义内容的，本文称之为“概念性致使力”。这三种致使力是我们“认知层面的致使力”在语言层面的映射，可将其视为一个由具体到抽象的致使力连续体：具体性致使力-概念性致使力-抽象性致使力。

本文认为，韩语派生致使动词是通过“이”、“히”、“리”、“기”等词缀在语言表层上实现其致使义，而这些致使义词缀正是我们认知中的抽象致使力。作为抽象致使力，其在[韩译汉]的过程中必然会因两国的语言类型差异、认知方式的不同、概念域界限的划分不一等因素发生变化，从而导致[韩译汉]过程出现了“致使力类型转换”的现象。本文通过对946对韩汉平行语料的分析，发现了“致使力转换”过程中主要呈现如下四种模式和五种具体类型：

表7. [韩译汉]抽象致使力转换过程中出现的四种模式、五种类型及其占比

转换模式	转换类型	占比
再现	(韩)抽象致使力→(汉)抽象致使力	17.5%
	(韩)抽象致使力→(汉)概念致使力	17%
变换	(韩)抽象致使力→(汉)具体致使力	26.3%
	(韩)抽象致使力→(汉)无	15.4%
省略	(韩)抽象致使力→(汉)非使动性致使力	23.7%
具象化		

(*因四舍五入, 表5中百分比之和可能不等于100%)

韩语派生致使动词在语言表层上所体现的抽象致使力在经[韩译汉]后, 多采用“再现”和“变换”的转换方式将原文中的致使语义体现在译文之中, 其占比高达60.8%, 这证明了在[韩译汉]过程中将“致使力”在译文中进行体现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基于对四种转换模式的分析, 归纳出以下五点建议, 供“韩语派生致使动词教学”和“汉语致使表达习得”过程中的教师和学习者作为参考借鉴:

一、韩语派生致使动词所体现的抽象致使力以“使动性致使力再现”于汉语中时, 尤其是以“兼类词”的形式出现在语言表层时, 教师应通过“词类转换”这一机制, 引导学习者识别并感知其中的致使力的存在, 以帮助学生补全其在既有致使认知中的不足。

二、加强学生对“增-”、“扩-”、“减-”、“降-”等作为概念性致使力的构词形式”及其“与表示平面空间、立体空间、物理属性等形容词之间的搭配规则”的理解, 这将有助于学习者掌握韩语中在平面、立体、认知空间中表致使变化属性的派生致使动词的含义。如: 올리다, 높다, 줄이다, 낮추다等。

三、韩语派生致使动词在语言层面上体现的是一种抽象致使力。这种致使力在汉语中不易找到同等的对应形式。因此, 对于中国留学生而言, 算是一种意义上的“缺省”。所以, 在教学中构建相应的“具体致使力”语境, 在语境中显化韩语派生致使动词中所蕴含的“抽象致使力”语义。通过这种方式在意义层面对“缺省”进行补充, 将有助于提升学习者对韩语派生致使动词语义层面上的理解和把握。

四、以“씩우다”、“입히다”、“신기다”、“씻기다”为例的韩语派生致使动词表直接致使时, 其在语言表层所呈现的致使力和其原形词(본동사)所呈现的动作

过程语义基本重合。在此情况下，“이”，“히”，“리”，“기”等致使义词缀更多地是在语境中起到“对外部驱动力的强调”作用。由于汉语缺乏相应的曲折变化，所以也就找不到在“语境中强调外力”的致使词缀。因此，这些词缀所体现的抽象致使力在[韩译汉]中往往被省略。

五、致使力的非使动性具象化现象应得到教师和学生的重视，这一现象的存在反应了汉韩两种语言在同一致使情境下的不同表达习惯。韩语中“致使力”和“致使结果”均在语言表层被呈现时，汉语可能仅需显化“致使力”，通过非致使范畴具象化该“致使力”，同样可实现与韩语语义的对等。如：“라면을 끓이다”被译为“煮泡面”。

參考文獻

- 김명권, 《한국어 파생 사동사 교수 방안 연구 -교재 분석을 중심으로-》, 선문대학교 석사학위논문, 2009
- 김영일, <한국어 교육을 위한 사동사 목록 선정과 제시 -초·중급 수준의 사동사를 중심으로->, 《우리말글학회》, 제92권, 2022
- 김은주, 《현대중국어 어휘 사동문 연구 - 형태, 통사, 의미적 특징과 형식 기제를 중심으로》, 고려대학교 박사학위논문, 2017
- 김형배, 《국어 파생 사동사의 통시적 연구》, 건국대학교 박사학위논문, 1996
- 무성, 《한국어교육을 위한 사동사 교육 방안》, 동국대학교 석사학위논문, 2018
- 박미정, 《현대중국어의 사동표현 연구》, 고려대학교 박사학위논문, 2002
- 박은석, <중국어의 보충형, 동형형, 수량결과빈어형 사동>, 《중국문학》, 제71권, 2012
- 박은석, <중한 실의사동동사문 연구>. 《중국문화연구》, 제18권, 2011
- 안소정, 《한국어 학습자를 위한 사동 표현 지도 방안》, 부산교육대학교 석사학위논문, 2019
- 이문화, <한국어 사동표현과 중국어 무표지 어휘 사동의 대응 현상 연구 -한·중 병렬말뭉치 중심으로->, 《언어사실과 관점》, 제48권, 2019
- 이봉금, 《현대 중국어 사동구문의 의미연구》, 고려대학교 박사학위논문, 2016
- 조경환, 《현대 중국어 ‘把字句’의 객관성·주관성 연구》, 고려대학교 박사학위논문, 2008
- 郭锐, <致使的语义类型和“把”字句语义差异>, 第17界国际中国语言学学会论文, 巴黎, 2009
- 孟琮等编, 《汉语动词用法词典》,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9
- 孙天琦·郭锐, <论汉语的“隐形述结式”>, 《语言科学》, 总第78期, 2015
- 牛顺心, 《汉语中致使范畴的结构类型研究》, 上海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2004
- 熊仲儒, 《现代汉语中的致使句式》, 北京语言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2003
- 周红, 《现代汉语致使范畴研究》, 华东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2004

-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 《汉语动词用法词典》, 商务印书馆, 2016
- 叶向阳, 〈“把”字句的致使性解释〉, 《世界汉语教学》, 第2辑(总第68辑), 2004
- Comrie, Bernard, 《Language Universals and Linguistic Typology, (Second edition)》, Blackwell: Oxford. 1989
- Talmy, 《Toward a cognitive semantics, Vol. I. Concept structuring systems》, The MIT Press. 2000
- Wolff, P, 〈Representing causation〉,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Psychology: General》, 136(1), 82 - 111, 2007

- 〈표준국어대사전〉 국립국어원 <https://stdict.korean.go.kr/>
- 〈한국어 교수학습 센터〉 국립국어원 <https://kcenter.korean.go.kr/>
- 〈네이버 中韩词典〉 <https://zh.dict.naver.com/>

Abstract

An Analysis of Causative Force Type Conversion in Korean-Chinese Translation and Its Pedagogical Implications

— A Case Study of Korean Derived Causative Verbs

Tui Lukuan

Causative force is a type of cognitive perception that includes both concrete and abstract dimensions. As cognition is externalized through language, this study classifies causative force into three types based on its cognitive features: concrete, conceptual, and abstract. Korean derived causative verbs express causativity through affixes such as -이, -히, -리, and -기, which correspond to abstract causative force. In the process of Korean-Chinese translation, these forms are often affected by linguistic and cognitive differences, resulting in causative force type conversion. Based on 946 Korean-Chinese parallel corpora, this paper identifies four conversion patterns and five transformation types, revealing certain regularities. Accordingly, it offers pedagogical suggestions for the teaching of Korean derived causative verbs and the acquisition of causative expressions in Chinese.

Key words : Korean causative verbs, Chinese causative constructions, Causative force type conversion, Abstract causative force, Conceptual causative force, Concrete causative force, Omission of causative force, Non-causative concretization of causative force

투 고 일 : 2025. 7. 10. / 심 사 일 : 2025. 7. 15. ~ 2025. 8. 15. / 게재확정일 : 2025. 8. 20.